



X 生存手札

天心月狐

小佚
著

《潇然梦》《少年丞相世外客》作者小佚青春热血大作

一个神秘少年、一段关于他的传奇时代，即将到来——

— 危机 — 生死 — 抉择 —

让人难辨真假的，除了环环相扣的线索，还有人心。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X生存手札

天心月狐

小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X生存手札.天心月狐 / 小佚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399-9706-3

I. ①X…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9927号

书 名 X生存手札·天心月狐
作 者 小 佚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王晓萌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王晓萌
装帧设计 苏 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78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706-3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集	设计 × 牢笼 × 生不同衾	003
第二集	困境 × 英雄 × 记忆之锁	017
第三集	海葬 × 白狐 × 我叫游码	029
第四集	轮椅 × 保镖 × 四方云扰	042
第五集	挑衅 × 底牌 × 是输是赢	055
第六集	告密 × 妒火 × 瓮中捉鳖	067
第七集	回家 × 治疗 × 最终选择	080
第八集	重逢 × 幸福 × 宿命难违	093
第九集	仇恨 × 手术 × 风雨同归	104
第十集	问心 × 代价 × 武道之神	116

第十一集	惩罚 × 谢擎 × 欢迎回来	130
第十二集	重逢 × 嫉妒 × 诺博会长	142
第十三集	算计 × 情敌 × 欢聚离别	157
第十四集	告别 × 竞选 × 云山历险	173
第十五集	风雪 × 救援 × 所谓信任	190
第十六集	坠崖 × 谢钰 × 新任会长	203
第十七集	温馨 × 静静 × 风雨欲来	221
第十八集	绑架 × 陷害 × 烈炎之怒	236
第十九集	离殇 × 凶手 × 黄泉审判	254
第二十集	反击 × 心狐 × 博宇之顶	268

主要人物

萧冰朔：

男，十八岁，身高一米八。眉目清俊，温润如玉。

拥有非凡的才智，却内敛不彰，温润柔和的浅笑似乎永远挂在他的脸上。有着无法言喻的人格魅力，只是生活上偶尔会有些小迷糊。因为特殊原因，伪装进入穹苍学院后进班，阴差阳错之下，带领原本颓废堕落的后进班重拾梦想，创造了震惊全校的奇迹。但同时身上所背负的秘密任务，也让他卷入一系列危险重重的阴谋中。

喜欢静静地品茶看书，尤其是医学类书籍和一些高深的技术资料。医术高超，天赋卓绝，但心机城府并不深。

陆昊远：

男，十九岁，身高一米八二。斯文俊秀，温文尔雅。冰朔的室友之一。

因为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而被驱逐出正常教学体系，于后进班就读。病发时极其虚弱。身份成谜，实力成谜，从不真正显山露水。对万事万物总是抱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冰朔对他有救命之恩，对冰朔一直照顾有加，但真正的感情却从不让人看透。

擅长揣摩人心，养有一只与他极其亲近的黑猫。

江炎（Mars）：

男，十九岁，身高一米八五。积极乐观、有些腼腆的阳光少年。

穹苍学院武道派当之无愧的领袖，正直率性，心地善良。不笨却没有多少心机，也不屑用阴谋，对危险和敌人有野兽般敏锐的直觉。暗恋慕婉仪却不敢让她知道。

因极度缺钱意外成为冰朔保镖，后又陪同他一起回到穹苍学院，把冰朔视作最好的朋友之一。只是后来在人刻意挑拨之下，误会冰朔利用慕婉仪并让她陷入危机，而与冰朔决裂。

武技已经达到以力破巧的巅峰境界，连全盛状态的冰朔都未必是他的对手。

韩宁蓝:

女，十七岁，身高一米七。中美混血，安静坐着时犹如精致的芭比娃娃。

性格较为淡漠，有些看淡世情的沧桑和孤寂，唯有在吃到美食时才会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她就像一个过客，旁观着众人你争我夺、生死离别，唯有冰朔对她来说是不同的。

在美国遭人追杀失去记忆，为冰朔所救。她的血激发了封存在“绝”中的Angel Holy(天使圣殿)核心程序，冰朔因而确认她是七宿之一。

身份、能力成谜，天生拥有读心术，但一般不会使用。

慕婉仪:

女，十七岁，身高一米六八。端雅秀丽，眉目如画，温柔婉约。

X市第三大家族掌权人慕容天的独生女，穹苍学院五年级高才生。成绩优异，蕙质兰心，是女生嫉妒羡慕的对象、男生心目中的女神、父亲在家族中炫耀的资本。她完美地扮演着乖宝宝的形象，内心却渴望叛逆，渴望自由，渴望摆脱父亲的控制，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在特殊的环境和情景下与冰朔相遇，从心生好感到倾心爱慕，即使表白被拒，也丝毫不改初衷。

喜欢小提琴，擅长金融学，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才能。

席朔:

男，二十五岁，身高一米八二，中德混血，长相阴柔，但举手投足有着贵族的优雅。

席家当代家主，性格霸道、独裁，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小时候过得极其艰苦，看惯了人性丑陋，因而大权在握后变得残忍无情。

为了“堕天计划”与慕家合作，与慕婉仪有口头婚约，但从小迷恋着韩宁蓝，数次表白心意，屡遭拒绝。因为看到韩宁蓝与冰朔相处时不同于面对自己时的态度而嫉妒疯狂，不惜一切要置冰朔于死地。

他是“堕天计划”明面上的主导者和执行者，给冰朔造成了不少麻烦。

第一集

设计 × 牢笼 × 生不同衾

一

“小姐，妆化好了，您看一下还满意吗。”

慕婉仪从沉思中醒过来，目光落在面前的梳妆镜上。

镜中映出少女姣美的容颜——淡淡的妆容点缀了柳眉杏眼、琼鼻樱唇，将青涩的纯真化去，抹上了妖柔妩媚的性感。

慕婉仪皱了皱眉，眼底染上了哀伤的愁绪。镜中的人同样悲伤，可这丝毫不减她的美貌，反而让她如缀着晨露的娇嫩花朵般惹人怜爱。

她轻轻叹了口气，挥手道：“这样就可以了，你先出去吧。”

可站在她身后的几人并没有听从命令，他们的脸上依旧挂着亲切又恭敬的笑容，说出来的话却是丝毫不容反抗。

“小姐，我们奉了慕老爷——也就是您父亲的命令前来，务必要为您打扮妥帖，换上精美的晚礼服，令您在今晚席少爷的生日宴上能艳冠群芳，成为最璀璨的明珠。”

说着，为首的服装搭配师将一件纯白色的晚礼服举到慕婉仪面前，轻笑道：“小姐看这件如何，Emanuel 大师亲手设计的礼服，纯白底色，以铂金和钻石点缀，象征的是古希腊最纯洁美丽的女神。”

见慕婉仪眉头紧皱，他连忙又提起一件深红色 V 领的晚礼服：“或者小姐更喜欢这件？是啦，您皮肤雪白细腻，最适合这样的红色。而且这件礼服体现的主旨就是热情如火的娇艳与妩媚，刚好能中和小姐您身上属于少女的青涩……”

“够了！”慕婉仪厉声打断他，眼底喷薄着火焰。

以结束学业为要挟把她从穹苍学院召唤出来，又千里迢迢地将她送来美国维加斯州，精心装扮，不过是为了让她参加一场生日宴！

是的，明天是 G 省第一大家族席家新家主——席貂二十五岁的生辰宴。

G 省豪门富商云集，席家本只是在三四十年前刚刚崛起的新贵，可是，席家的每一代家主都极具经商头脑，黑白两道都有合作，家族内部继承人的培养方式更是采用了最残酷的“弱肉强食、相互残杀”的养蛊之法。

所以，短短三十年，席家便凭借着不断地联姻和与欧美黑白两道的多方合作，以黑马之姿凌驾 G 省各大豪门之上，成为 G 省第一大家族。

慕婉仪打从心底里厌恶席家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对于与自己有过口头婚约的席豹更是畏惧到了骨子里，每次看到他都会无法遏止地颤抖。

更何况，如今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喜欢到骨子里的人，让她嫁给席豹，还不如让她去死。

慕婉仪一把扯过搭配师手中的天价礼服狠狠甩在地上：“我说了让你们出去，你们听不懂吗？我已经被你们像犯人一样押到美国来参加这见鬼的生日宴了，难道连挑选衣服的自由都没有？在你们眼里，我慕婉仪就那么贱，明明人家不喜欢我，我还要精心打扮了把自己当货物一样送出去？！”

化妆师和搭配师们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话。

突然，化妆室的门被用力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快步走入，立定在慕婉仪面前。

那是个四十出头的男子，穿着优雅得体的手工西装，容貌俊秀儒雅，虽然细节处已经能看到岁月的痕迹，却完全无损他的成熟魅力。

慕婉仪看着男子熟悉的面容，抿了抿唇，泪水模糊了眼眶：“爸爸，我真的不想嫁给席豹，我不爱他，他也根本不喜欢我。我有金融学方面的天赋，假以时日一定能帮到爸爸，我们并不是只有和席家联姻这一条路可以走啊。求求你爸爸……”

啪！一声干脆利落的巴掌声响起。

慕婉仪歪着头，身子不受控制地趔趄了两下，满眼都是不敢置信。

慕容天目光冰冷，丝毫不带暖意地看着她：“如果不是看在你待会儿要见席豹、不能出丑的分儿上，你现在受的就不是这不痛不痒的一巴掌了。我送你进穹苍学院，是为了让你培养名门贵女的气质、结交特殊人脉，而不是整日谈情说爱、异想天开地忤逆我！”

锥心的痛楚在心头弥漫，泪水瞬间如泉涌般滚落，慕婉仪声音嘶哑地高喊：“爸爸，我真的是你的亲生女儿吗？有哪个父亲会把自己的女儿推入火坑？你明知道席家就是个噬人的魔窟，还要亲手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去！难道不和席家联姻，我们慕家就要垮了吗？”

慕婉仪所说的并非危言耸听。自相残杀的养蛊式继承人培养方法让席家家族内部的

斗争如炼狱般惨烈。是的，他们不杀人、不犯法，可是这世间让人生不如死的方法有千千万万种。

席豹的妈妈和妹妹就是这种斗争中的牺牲品。在席豹登上家主之位时，她们已经彻底崩溃，一个自杀，一个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如果嫁给席豹，慕婉仪几乎能预见到自己会有何等悲惨的未来。

慕容天闻言却丝毫没有动容，只是冷笑道：“你不想嫁入席家，又想嫁给谁？那个有点小聪明、小本事，现在连生死都不知道的萧冰朔？我告诉你，别做梦了！你既然身为慕家的女儿，享受了慕家的荣华富贵，为慕家牺牲就是你该尽的义务！”

“萧冰朔”这三个字让慕婉仪浑身猛地一颤，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中汹涌的思念与哀伤。

冰朔，冰朔，你到底在哪儿？你真的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如果活着，为什么还不出现？

从前，她知道爸爸的野心，也知道与自己与席豹的口头婚约，心里绝望伤心，却从没有生起过殊死反抗的念头。直到一年前，她在就读的穹苍学院遇到那个温润如玉、光风霁月的少年——萧冰朔。他像精灵一样出现在她面前，抚慰她受伤的心灵，于危难中挺身相救，哪怕拒绝她也是那样温柔、包容，让她的心无法不沦陷。

可是，冰朔已经消失太久太久了，久到慕婉仪几乎要以为曾经的相遇不过是她的一场美梦。

慕容天随手抓起一件礼服丢在失魂落魄的慕婉仪身上，冷冷道：“我警告你最好乖乖穿上礼服，收拾好你那哭丧一样的表情，随我去向席少爷问好。”

顿了顿，他眼中闪过一抹灼灼的晶亮光芒，压低了声音道：“相信你也听说了，雷切斯家族前几天发生动荡，原族长霍伯特因多发性脑梗死陷入昏迷，医生断言他有九成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现在继承雷切斯家族所有财富和产业的是霍伯特同父异母的弟弟杜克。

“婉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雷切斯家族的小公主娜塔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继承权，沦为为父母双亡的孤女。你以前不愿意嫁给席豹，不就是怕他对娜塔莎念念不忘吗？可如今，以席家的家世背景，根本就不会容许席豹娶娜塔莎，她注定不会再成为你的威胁。你只要在席豹面前好好表现，难道还怕抓不住他的心吗？”

慕婉仪呆呆地看着父亲脸上露出野心勃勃的诡秘笑容，只觉得眼前的男人好陌生，好陌生！

这真的是小时候会抱着她转圈圈，愿意用全世界换取她笑容的爸爸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慈爱的爸爸消失了，只剩下这个自私自利、六亲不认的恶魔？

慕容天越说越兴奋，仿佛已经预见到席貂被自己女儿的倾世容貌吸引，席家与慕家深度合作，慕家借势崛起，成为真正豪门世家的美好前景。

慕婉仪却突然尖叫一声，将他丢过来的衣服狠狠甩开：“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嫁给席貂，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厌恶他，和他是不是要娶别人有什么关系？既然你这么想要个听话的女儿去勾引席貂，不如让你的情妇再给你生一个吧，就像她给你偷偷生下的那个私生子一样！”

啪！又一个狠狠的巴掌甩在慕婉仪脸上，这一次，她站立不稳，跌坐在地，左边脸颊火辣辣地疼。

慕容天恶狠狠地盯着她，声音幽冷，宛如恶魔：“慕婉仪，你最好别再考验我的耐性。要是你今天乖乖收拾好跟我去见席少爷，也就算了；如果还是不听话，我就先拿程伯开刀，看他还敢不敢帮你瞒着我。从今以后，你也别想再回穹苍学院！”

说完，他凌厉的目光扫过一旁噤若寒蝉的化妆师和搭配师，冷冷道：“好好给小姐补妆打扮，半个小时后，我要看到她光鲜靓丽地出现在 1001 房间中，席少爷会在那里等着她。在晚上的宴会开始前，一定要让她给席少爷留下好印象，免得被其他家族的女孩占了先机，听清楚没有？”

“老爷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的。”

重重的关门声响起，房间里陷入一阵死一般的静寂。

终于，那起先给慕婉仪化妆的女子蹲下身怜悯地望着半边脸颊发红的少女，柔声道：

“小姐，我用煮鸡蛋先给你的脸消一下肿，然后再给你补妆，你看可以吗？”

慕婉仪呆呆地坐着，良久之后，嘴角勾勒出一个嘲讽又苦涩的笑容。她擦掉眼泪，站起身道：“那就麻烦你了。”

慕容天果真是抓到了她的软肋。无论是程伯，还是重回穹苍学院，都是她绝不可以失去的念想。

——即便回到那里也可能永远都等不到思念的人，可那毕竟是她的最后一线希望啊！

二

这一次，慕婉仪很快收拾妥当，被带往了慕容天所说的房间。

席貂前年刚刚接手席家，对外被称作席家的新家主，但实际上依旧只是继承人的身份。因为席家有家规：只有年满二十五周岁，且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继承人才能正式获得家主的身份，并真正掌握席家所有的秘密和资源。

这也是慕容天那么想要让慕婉仪嫁进席家的原因。成为席貂的第一任合法妻子，就代表着能共享席家的资源，慕家能从中获得的好处不可估量，绝不是联姻合作那么简单。

当然，年仅二十五岁就坐拥滔天财富的席家新家主，本就是G省名门淑媛们趋之若鹜的金龟婿，绝不可能只有慕容天一个人在觊觎。就如这场席貂的二十五周岁生日宴，还没开始，豪华邮轮上就已经住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名流与淑媛。

是的，出乎所有人意料，席貂的生日宴既没有选在中国，也没有在德国（席貂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席家在德国也有不少产业），反而选在了千里之外的美国维加斯州港湾的一艘豪华邮轮上。

这艘名为“深蓝号”的邮轮能容纳近万名乘客与船员，全长362米，重数万吨，内里的装潢宛如宫殿般奢华典雅，美轮美奂。听说席貂购下它的时候，花了9亿英镑，折合80多亿人民币。

但慕婉仪怎么也没有想到，1001房间的门打开，她既没有看到席貂，也没有看到慕容天。唯一出现在屋里的是一个二十出头、身材妖娆的美丽女人。

这个女人看五官分明是东方人，却有着一头金黄的长发，脸上的妆容立体化了她的五官，让她看上去充满了异域风情。再加上那前凸后翘的曼妙身材，整个人就如一个成熟的水蜜桃，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慕婉仪愣了愣，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女人却大步上前，一把将她拽进房内，关上了门。

跟着慕婉仪过来的人被关在门外，房间里陷入诡异的静寂。慕婉仪只觉得扣在她手腕上的五指冰凉凉的，是宛如毒蛇一样让她颤抖的触感。

她咬了咬唇，勉力压下心头的惶恐，挣扎道：“爸爸不是说要带我向席少爷问好吗？为什么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你是谁？”

女人却并没有松开她的手，美艳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叫乔伊斯，是老爷让我来教小姐如何成为席家主母的。”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乔伊斯挑了挑眉，露出风情万种而冷艳的神情：“老爷从很久以前就把我送到了席家，成为席貂的情妇之一，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助小姐坐上席家主母的位置。这里是席貂

在邮轮上的私人场所，无论情妇还是保镖都不容许进入，我费了不少力气才买通了几个保镖——当然，他们以为我是想借机亲近席少，捞个固定情妇的位置坐坐。在宴会开始前，席少爷必然会回到这里休息几个小时，这就是你的机会……”

“既然不允许，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慕婉仪尖叫着打断乔伊斯的话，因为恐惧和难以置信，她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逃，她要逃！马上逃离这里！爸爸疯了，他已经丧心病狂，完全不把她当作女儿了！

乔伊斯幽冷一笑，看着慕婉仪的眼中充满了怜悯：“小姐不用担心，你和我们这些低贱的情妇是不同的。你有着慕家大小姐的身份，席家和慕家又有过口头婚约，哪怕为了如今席慕两家合作的几个大项目，席少爷也不可能和慕家彻底撕破脸。所以，只要你能和席少爷发展出亲密关系，老爷再以受害人父亲的身份向席家施一些压力，席少爷不娶也得娶，席家主母的位置非你莫属！”

“你们是疯了吗？竟然要我出卖自己的尊严和肉体去勾引席豹。就算成功了，席豹被逼和我结婚，以后他会怎么看我，我在席家要怎么立足，你们想过吗？”

听着慕婉仪歇斯底里的怒吼与控诉，乔伊斯的眼中却没有一丝动容，只是淡淡一笑道：“想没想过有区别吗？这是小姐的命，反抗不了。至少您还能成为席豹合法的妻子，总比我们这些做情妇的要好多了。”

“我……”慕婉仪还要反抗，突然感觉后颈处针刺似的疼痛。

她眼睁睁看着乔伊斯的手从她肩旁收回去，指尖还夹着一枚寒光闪闪的银针。

眼前一点点模糊，意识迷离而沉重，慕婉仪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一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眼角滑落，滴在纯白的羊毛地毯上，化为了无痕迹的冰凉。

冰朔，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再如从前那样，踏着七彩祥云，身披金甲战衣，宛如盖世英雄般从天而降，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去？

三

“少爷，雷切斯那边按照约定派人过来了。您看您要接见他们吗？”

“直接把我的……送过来。然后，让他们马上滚。”

“是，少爷。”

慕婉仪从混沌中缓缓清醒，不远处，几个男人的对话声忽远忽近地传来，似乎夹杂着带浓重乡土口音的英文。

“席，我给你送去的小宠物，还满意吗？”

她在哪儿？为什么会睡在如此陌生的地方？慕婉仪痛苦地摸着脑袋，摇摇晃晃地坐起身来，才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张豪华大床上。

纷乱痛苦的记忆慢慢回笼，思绪清晰得宛如一把锋利的匕首砍在慕婉仪的心口上，她慌张地起身检查自己身上的衣着，直到确认身上衣着完好，才松了口气。

“杜克，你最好给我记清楚，我能助你登上雷切斯家族族长的位置，就一样能把你拉下来。”

是席貂的声音，他在外面！慕婉仪强忍着恐惧，蹑手蹑脚地往虚掩的房门走去。长长的礼服裙摆被她握在手上，娇嫩的赤足踩着羊毛地毯，每一步都让她的心跳加剧一分。

透过细小的门缝，慕婉仪看清了客厅中的景象。

就在刚刚乔伊斯暗算她的房间中，此时站着—个高大的男人。他正对着屏幕，与人进行视频通话。从慕婉仪的角度，只能看到他阴柔的侧脸。

席貂身材修长，足有一米八二，可五官却肖似他的母亲：一双狭长的凤眼，长眉入鬓，皮肤异常白皙，鼻子虽高挺却小巧，面上又很少长胡须，所以总给人一种男生女相的阴柔之感。然而，慕婉仪却知道，这个有着一张宛如女子般漂亮脸孔的男人，心肠比谁都狠，手段比谁都毒辣。

视频中与席貂对话的是个四十出头的美国佬（听口音就知道），只见他金发碧眼，仪表堂堂，胡子和头发更是打理得一丝不乱，可从他那明显的眼袋和下垂的眼角，还是能看出此人纵欲过度，不是个有心机城府的人。

这就是雷切斯家新任的家主杜克？听席貂的意思，杜克能坐上家主的位置，竟然是他一手操纵的。可是为什么？他不是喜欢雷切斯家的小公主吗？既然喜欢，为什么要帮外人对付她的父亲？

杜克对席貂的轻蔑挑衅很是不满，脸上的笑容收了个干净，恶狠狠道：“狗屎！席，你以为我还是从前那个下水道里的肮脏老鼠吗？现在整个雷切斯家族都在我手上，是雷切斯！那并不比你的席家差，请你对我说话客气点！”

坐在沙发上的席貂冷笑一声，凤眸微微挑起，双臂展开搁在沙发背上，神情倨傲而冷冽，宛如帝王逡巡着他的领土：“如果和我说这句话的是你的兄长霍伯特，也许我还会敬他三分。就凭你，呵呵……老鼠永远都只是老鼠，哪怕爬出了阴沟，也永远去不掉你身上那令人作呕的腐臭气味。”

杜克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前方，口中不断骂着脏话。

席貂声音清冷道：“杜克，你要是聪明，就最好别惹我。否则，你说我如果现在让

你亲爱的兄长霍伯特醒来，你会有什么下场？”

杜克吓了一跳，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咒般僵在原地，良久才铁青着脸，小心翼翼地问道：“席，你不要吓唬我。医生都说霍伯特没救了，你……不可能有办法弄醒他的。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席貂微微勾唇，俊秀的脸没有多少血色，唇色却绯红，带着如吸血鬼般让人战栗的阴冷：“你最好把它当作一个玩笑。记清楚自己的身份，你……不过是我的一个傀儡，我想把你捧上天，你就能上去；我想让你下地狱，你就只能乖乖跳下去。从今以后，我不想从你的狗嘴里听到任何对蓝的称呼，你不配！”

杜克的脸色白了青，青了白，眼中怒火直往上翻涌，可到底还是被他忍了下去。作为一个从小被家族丢弃的私生子，在底层社会混了二十几年的他比谁都懂见风使舵、欺软怕硬的道理。

所以，在席貂因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毫不犹豫地背弃了家族，与席貂合作，并毒害了将他接回家的大哥霍伯特。

尽管他很想直接干掉霍伯特和他的独生女娜塔莎以求稳固如今的家族地位，可是凭他一个人根本镇不住雷切斯家族的其他人。昏迷不醒的霍伯特是最好的挡箭牌，而该死的娜塔莎……好吧，这才是他最想要除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却是席貂点名要的。

杜克摊了摊手，见无法与席貂对抗，索性恢复了他那无赖的本性：“好吧，你赢了。席，所以我不是把娜塔莎宝贝亲手送到了你的怀里吗？以后她就是你的了，你想要怎么宠爱她都行。”

席貂伸手抓过遥控器，嘴角扬起一个阴冷的弧度：“当然，蓝以后就是属于我的，我一定会好好宠爱她。至于你，杜克，收起你那恶心的爪子和那些愚蠢的念头。如果让我知道你伤蓝一根头发丝，我就让你永远滚回下水道，做一只腐烂的死老鼠！”

啪的一声响，视频通话的屏幕被关闭，与此同时，屏幕两侧的墙壁与壁画、花瓶架子等物缓缓移动，很快将房间恢复为原样。

房间中一时安静下来，慕婉仪的心怦怦直跳，她感觉到自己蹲跪在门缝前的双腿又麻又冷，可是她丝毫不敢动弹，就怕稍有声响会被门外的男人发现。

幸好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个男子恭敬低沉的声音：“少爷，蓝小姐到了。”

原本慵懒坐在沙发上的席貂猛地站起身，脚步飞快地朝门口走去。慕婉仪能清晰看到他脸上紧张、激动、忐忑的神情，那样复杂，那样细腻，根本不像是席貂会有有的表情。

蓝小姐？就是雷切斯家的那个小公主吗？听说她的母亲是中国人，蓝也许是她的中文名字。可以看得出，席貂真的很喜欢这个蓝小姐，可是喜欢就要害死她的父亲，喜欢就要强取豪夺吗？

慕婉仪正想得入神，席貂已经走了回来，双手中横抱着一个沉睡的少女。

在席貂的怀抱中，少女显得很娇小，皮肤如雪般白皙，长长的睫毛宛如小扇静静地垂着，底下是高挺小巧的琼鼻与樱花般粉嫩的红唇。如瀑的栗色长发微微卷曲，披散在身后，随着走动轻轻摇晃，越发衬得她整个人娇弱而美好。

慕婉仪怎么也没想到，雷切斯家的小公主竟然不是个妖烧的金发碧眼的美人，也不是个浑身粉色系、勃勃生机的可爱女孩，而是个如国内曾流行的古代人偶手办那样精致、神秘而柔弱的东方少女。

席貂出去的脚步快如疾风，回来的步子却迈得极慢，仿佛生怕怀中的少女受到颠簸。他走到沙发前小心翼翼地将人放在宽大的沙发上，然后在一旁坐下来，低头凝视。

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女孩微凉的面颊，他的脸上露出温柔到让人毛骨悚然的宠溺神情。慕婉仪只是作为旁观者看着，都有种森寒的战栗，让她几乎忍不住跌倒在地。

“蓝，你终于是属于我的了。”席貂挑起少女的一缕秀发，轻轻缠绕着把玩，声音低沉温柔，宛如情人的吴侬软语，“你看，你要是早一点乖乖听话，接受我的爱意多好。这样，我也不用帮杜克那只讨厌的老鼠算计雷切斯家族了。你会是我名正言顺的妻子，我们一起坐拥天下财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我只能把你藏起来、关起来，用强硬的手段得到你。蓝，你知道的，我并不想伤害你，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缠绕着发丝的手陡然一紧，沉睡中的少女发出一声低软的呻吟，皱着眉痛楚地睁开眼。

慕婉仪透过门缝，清晰地看到了少女的容颜，微微抽气。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幽蓝清澈，又如碧海蓝天般一望无垠，包容万物。最让她动容的是，这双眼，这双冰蓝眼眸和冰朔的双眼是那样相似，让她几乎恍惚地以为自己又到了梦中。

少女抓着自己被扯痛的头发缓缓坐起身。在看到席貂的瞬间，她的瞳孔缩了缩，却并没有露出慕婉仪预想中的惊恐与愤怒。

她的神情依旧无波无澜，双目直视着席貂，缓缓道：“哦，原来如此。杜克说不会杀我，我是重要的交易品，原来是这个意思。”

相对于少女的平静，席貂的眼中却是翻起了滔天的怒火。

就是这种满不在乎的冷淡表情，永远都是这样，没有痛苦，没有憎恨，更没有爱，

她的眼里从来都容不下任何人。无论他席貂怎样掏心掏肺、费尽周折，她看着他永远都没有情绪起伏，就如一个游离在外的看客。该死的看客！

席貂猛地伸出手，一把揪住少女柔软的发丝，将她的脸狠狠拉到自己面前：“韩宁蓝，你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吗？你现在已经不是雷切斯家族高高在上的小公主了，你只是我的禁脔、我的宠物，我只要想，随时都可以得到你。”

韩宁蓝被扯痛，微微皱起了眉头，可眼底依旧波澜不惊，声音带着细细的沙哑，却奇异地动听：“所以呢？你现在想要跟我做爱吗？”

“怎么，你不愿意？”席貂阴鸷地笑着，呼吸离她越来越近，灼热的唇几乎要贴上她的。

韩宁蓝微微往后仰了仰头，勾起嘴角道：“当然不愿意，谁会愿意跟一头发情的野兽发生关系呢？当然，你是掌控我生死的人，想做什么，我反抗不了。”

席貂猛地松开手，整个人如发狂的猎豹，狠狠将韩宁蓝压在沙发上，哑声道：“韩宁蓝，我也不想这样对你，我曾经像一个青涩的处男那样向你示爱，给你送花，为你唱情歌，可是你又是怎样践踏我的真心的？你对我的情意视若无睹，把我送你的东西统统送回来，到最后，甚至对我避而不见！”

“我本以为，你是嫌我不够强大，配不上你雷切斯家族小公主的身份。所以我拼命努力，发了疯一样往上爬，终于成为席家的家主。我有了足以匹配你的身份和背景，可你却还是对我弃若敝屣。到底为什么？我席貂到底是哪里配不上你？”

韩宁蓝的脸被席貂的身体遮挡住，慕婉仪看不到她的表情，只能听到她清冷的声音：“这有什么可以疑惑的，我拒绝你，自然是因为我不喜欢你。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要给你留下念想？至于你说哪里配不上……不喜欢，当然哪里都不配，否则，你为什么拒绝那些想要跟你联姻的女人？”

“所以，是你逼我的！”席貂的胸膛剧烈起伏，声音沙哑，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你如今落得如此田地，都是你自作自受！如果你早点接受我，至少还能坐上席家主母的位置……在杜克行动前，我给过你最后的机会，是你自己放弃了。所以，从今以后，你就只能做我席貂身后见不得光的女人，一个情妇！现在，你后悔了吗？”

慕婉仪在门后听得心口一阵阵抽搐，为了席貂的残忍，为了韩宁蓝的无辜，也为了自己的可怜可悲，泪水模糊了视线。

谁知韩宁蓝却非但没有悲伤恐惧，反而低低笑了起来，虽然那笑声低哑又机械，仿佛不带半分情绪：“谁说我只能做你的情妇？我还可以死。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生不同衾，